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四

未齋雜言

臨川黎久

予居於京師以天下事物之理多有可疑故每欲求益於人然未及終篇今欲易其未妥補其不足而未暇姑存其略

炙蛭蟥于火形已焦矣沃之以水而活撲蒼蠅以物身已斃矣擁之以土而甦何也曰物之易生而難死者非止此也折楊柳之條而倒豎之斷瓜葛之蔓而雜蒔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生蔚然而榮矣以

至于無根之草不灰之下竒質異類萬不能齊相濟者與也然未聞五穀可以倒植而鱗爪可以更生者故陽奇而陰偶

東西南北客嘗遊乎盱江之上有曾氏者夜聞猫乳甚亟燭之爲鼠嚙其尾也嘆曰猫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祀家畜者必藉以袒襑蓋不輕也故上焉者能辟鼠次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同眠今此猫乃爲鼠嚙其尾則猫非其猫而鼠非其鼠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劍槊之餘尚可却鼠何斯猫之負人乃

爾然則鼠可郡乎曰大而驅龍蛇小而除蛙蜮之職
載在周書
癸丑之夏買舟濟江艄人爲言江有纜精能棄風濤
爲人害予不之信或曰昔有患其腑臟背油不息者
醫以計出之得一物如大蚓焚之作髮氣焉乃悞吞
人髮所致吳王食鱠而棄其餘於水後復生爲魚故
至今江中有魚曰王餘焉而草之爲螢木之爲蠹蝨
之說子程朱亦信之無或則巨纜沉水久化爲精未
可知也予曰延平寶劍傳之或譌

予昔遊乎青陽九華之山山之巔平疇一望寺之僧而無影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徵之于古有若三耳重瞳唇胯舁脇比肩合形四乳八子者其事非一

吞鳦而生履武而育剗在經史姑置勿論頃民間有處女而孕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何哉蓋生之理不一也或神交或氣交或精交在物如此人胡閊然問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釜底摩之而無不育則其理亦可推矣女國照井而孕豈欺我哉

有問東西南北客者曰無價之珍希世之寶皆出崑丘之外四海之中何也豈天地秀氣之所鍾在中華則人當之有荒服則物嘗之歟曰非也禹貢所書凡方物之有資生民可交神明者皆出九州之内特用之日廣則生有不繼氣或不和而育之未成故近取之不足而取諸遠耳蓋天地之氣生化之理無乎不在而物無定値乏者爲先少輒加貴謂神氣之鍾有彼此之間非通論也故孟子以舜爲東 之人文王爲西 之人而近世賢材之出于遐陬絕域者尤衆

矧世之大寶如穀粟布帛民賴以資生者中國何嘗乏絕哉觀乎此則不珍其珍而珍其不珍者何限

肇慶岩硐中石乳溜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源海處州有石蠏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又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繪此楚蜀吳越趙所産文石愈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谷之璜玦果足以証器車之出而太華仙掌蛾眉佛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神迹鬼工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辯論至于嘆日

生光擊石出火比虹霓雷霆亦爾日顯矣然虹霓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訝哉曰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爲天地小而爲人物微而爲鬼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而萬不能齊則雷霆虹霓之倏有倏無可疑可怪者豈外是哉直妙之妙焉耳

今有人號于人曰吾能煉銅爲銀點石爲金信乎曰萬物之生待人而成循理者眞恃常則僞僞以亂眞巧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

黄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
銅以至石膽空青黄白變化吾聞未之能試然亦類
推之宜有巧爲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
以類應故眞火燧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于月中而
水生銅山崩而洪鍾自鳴神劍藏而龍先不掩而金
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逐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以接漆皆明驗

或曰久視之術冲舉之法符呪之説誠荒唐矣惟世傳海中有山山中産不死之藥故其人皆列僊之徒意氣化之不能無也吾將往而求之可乎曰空桑山户石裂啓生黎嫠島居高昌孕水與夫洪崖羽化辟舉鷄巢之屬固非儒先所取必然吾悲夫海中之人也蓋人之爲人貴居中夏而所以貴者有先王之制度聖賢之教化耳彼僻居海島不聞詩書之言不見禮樂之事不知五常之理不辯五倫之道不詳事物之故宫室衣服或非其制飲食器皿或非其宜上下

內外或無殺親疎貴賤或無統交易聚散出入起居或不相安雖能變化恍惚長生不死猶禽獸耳魚鼈耳奈何舍天命自然之理叛中國遠人道而偷生于沙磧腥膻之域哉雖然書陳五福以壽為先詩三百篇多稱爲壽故古之修身者常省心寡欲瞬存息養向善背惡就利避害如臨深履薄矣其導養之法為何如而竟不能逃乎死生者分也又嘗建中致和積德累功恩被當時慶延後世如岡陵川至矣其久長之計為何若而亦不能免于興亡者數也吾惟盡吾

之職守吾之身而已其分之不可踰數之不可易者俟諸天焉爾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子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皆有以也至朱子調息有箴養生有歌雖畧取其意亦不過明其理耳曷嘗外夫日用人事而軀殼木石之是效哉假饒學得長生而物閉運終天地終窮又將焉往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小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幻精變化恍惚其形聲倏有倏無鬼神也神之

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人最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檄風起霧降龍呪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覡懸箕降筆捕蛇禁鼠壓魅誣蠱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徵驗者間記嘗與于姓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吾京都有翁媼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塓查氏非能候氣覩星談命說相讖諱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

之事甚悉其意益可察矣然禍福皆定于天吉凶或召于已雖人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與夫彼也

或曰聰明正直能禦大菑大患者神也今人立一木一石而號于人曰神禱無不應若昔之乾魚廟者或由地之靈或系物之精而人之誠意從而會之也然公私善惡報復感應之反其所施且作妖為孽菑沴於民者衆矣何聰明正直之有而上帝不加斥尚容坐享祭祀豈亦能如弘杞之巧於欺罔歟抑亦能如

盜跖之僥倖富壽歟是或天之未定也姑置勿論夫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斬蔽海陸氣足以洞徹金石功足以震與萬物極除善惡而往往肆其怒于木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于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而木石遭擊梟獍獲免者蓋亦未恐加怒于血氣之類而著其神力于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于用使之有微知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然爲下民者不可忽焉

廟食于民者尤不可忽焉

南山素言

上虞淶府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

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

好人聚己而怨稱人之善惡人毁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

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于古之心乎

飲食男女人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

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

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地也

爲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

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

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

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荊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

明道善處荊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

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與諸葛亮並立矣

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

夷狄未嘗一日忘中國中國不可一時輕夷狄

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

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

好聞過不若好改過

俗吏聖門盡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

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

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

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

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躁其損一也

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

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

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

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

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

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奧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

士而縱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類傳雜言

鄒縣岳正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脈也岳臟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嘑也潮呼而汲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者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脚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搏恒

蓋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于陰也坤右轉陰進合于陽也陰陽交萬物生也

思玄庸言

海虞桑悅

膏粱之口食物夭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夭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呟唖不能離焉故曰萬物莫逃於數

寒暴者月得其心賜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水蠱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覩旱丘是故人心有衆枳天道無兩岐喜怒與趨惟物之恆不徇於物乃能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辨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恍恍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

者勞行苑闡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乂有商高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停取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眞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猷號養由矯矢而

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東田皐言

故城馬中錫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猶捨照乘而玩蜣丸不智甚矣惠王旣卒孟子去魏而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旣去魏何以為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盍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為一薛公而已哉王

者之佐有言無位宜王不得爲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爲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劉靜修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諸語不敢謂盡然臆度誠大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遂啓後人之疑况横渠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寘數公之列千載寧無遺憾若於周邵二程之下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

吾先儒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爲所謂集大
成者非謂其遂能集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
漢鵞湖之屬耳幸明哲之救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孚合
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
竭力依歸以樹勳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發憤恨是
何大異也蓋太公救天下之大亂而申稱事之權伯
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

屈原楚之宗臣受懷王之任王西行蹈虎狼之秦原

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死與死可也夫何後主放逐江潭卒至飲恨溺死使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於虎關則得所當死之地矣

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己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顏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

朱子卦變之說漫無根據近於傅會若宋熙寧元豐

間有鄭夬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

筆之於書必有大謬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已而鄭與泰俱死此即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庵求其說而不得乃强爲卦變之說如此而決與玠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霍光於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僞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爲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之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

在掌握間後世前卑恒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
紛紛效之光實作俑亦族之禍萌於驂乘宜哉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
不特為世間一作對何而扶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
書底已迴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
曰七日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
七爻為七日之象是因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
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夜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
時一日之夜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

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横設施無不可觀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於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極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

旨在範非肅乂慮哲不足以得福即天以驗人神道以設教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善地雖殺人巨盜亦可獲福課得美吉雖弒父與君亦無大害傷教敗俗莫過於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者自不察也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蹤於盡性之聖人而一聽於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誼謫司馬季主外龜蓍而論聖賢楊雄從嚴君平依卜筮而談忠孝如此庶可雪易書洪範之耻

宋王介甫創新法貸本收息得周官救荒之遺意

侯城雜誡

天台方孝孺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繼業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厭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恤民樂也適已

而乘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懿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頜頜然循循者善之徒頜頜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

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
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
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
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
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藝言據近事窺伺時勢趨
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目術詭色
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

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達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

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察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為陋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陋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本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本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本愈於詐間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本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本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

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
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
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
好殺者殃天行也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
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
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

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人民與欲

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與敎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敎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

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爲祭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令之人不然豐於無實之用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

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隘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惱易悅之人難近苟全之求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類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執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聚也

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為吾用矣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任賢之速也

西原約言

亳州薛蕙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夫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稟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

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為言之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聯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

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

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為獨已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雖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知之端皆無知中客感之跡爾

世人以知為大聖人以無知為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無言溺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與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己得自己得失自己失莫非己也求諸己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猶不用賢也

乞墦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墦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

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

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

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

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即與天地無異

上蔡曰人誰識眞我何者是我理即是我至哉言乎

學者所宜盡心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

知其篇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凝齋筆語

南陽王鴻儒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七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雷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

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恭爲王卿士時也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虞中行若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竟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為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為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祇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罍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為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為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日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為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

古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午家傳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因知天罡即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illegible]即今之北虜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方山紀述

武進薛應旂

牛梏于童可服于廝木植于芽可棟于堂必也其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非一日之積也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

其有感歟非過也

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濫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惜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

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齊仲連之卻帝秦正矣

詞章靡則理微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

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所以爲盛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嘗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傾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彦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經世要談

晉安鄭善夫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熈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仁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防身當若禦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乖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條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

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即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已下問者實大難得

儼山纂錄

上海陸深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

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

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

故韓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

按黃鍾為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累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筭吉凶而必歸重於

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雖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竊測陰陽之際者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射者予未敢信以爲然

奇子雜言

奇峯楊春芳

顏淵問仁孔子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細密也問爲邦孔子教以四代禮樂何宏大也使其任伊周事業恐做不來終是純粹氣質

曾子治世用人理財盡之矣子思治世九經三重盡之矣曾子得其要子思識其全

季氏魯强臣衛出公無道諸侯當毋求仕季氏子路仕衛孔子豈不能止哉其用意亦微矣

觀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等語不數句章法句法已備其詞辨其理直亦文足以飾奸者也有才如此而不善用惜哉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以四十為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孟子養得浩然之氣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說大人則藐之豈養其氣哉養其心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工夫亦精密矣孰謂氣

象之嚴嚴也

天地間人與物奇數多偶數少本陽數多陰數少也

陽主生陰主受故陽多陰少

古之同姓名者多如武王臣南宮适孔門有南宮适

鄭行人子羽齊有行人子羽往督學取士校書至閔

子馬以馬字誤爲學不可不博也

鷹雖鷙悍高飛不加大鵬上能攫大鵬下者氣制之

也故曰禽之制在氣良將用兵能鼓三軍直前克敵

者豈徒號令嚴明哉亦氣足以帥之耳

婦人首飾金本貴重又加珠寶亦華美矣復厭常尚乃況碾玉多取石價反貴于金是猶真才不用假者多得術售也可嘆哉

春秋惡世官愚謂史官不可不世也史不世官班馬復生不過傳聞往代近習一方而已先朝典故尚未核真況求董狐之筆乎

問成令代人才不及宋室何邪曰天地生才有數華除忠節盡矣嗣後振擅權人才銷鑠吉祥又銷鑠之直又銷鑠之瑾又銷鑠之嵩又銷鑠之人才何由盛

邪

弘治間振復古雅如李空同何大復者詩文宗匠不選翰館何邪嘉靖間徧訪將材如劉誠意者挺身平亂不授閫轂何邪

聖躬中儒致中仙守中醫補中其要一也

人生或軀長十尺或力舉百鈞反觀內照一氣呼吸云耳生呼吸間死亦呼吸間何其微哉

夫精生氣氣生神故學莫先乎養氣傳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克之故善師者不可不養氣也

易曰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善爲國者不可不養氣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非氣乎孟子養氣之言大有功于聖門

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心不聯屬氣不貫通也故有元氣焉有神氣焉培元氣仁也振神氣義也

舜臣五人禹稷契後皆王天下皐陶之後封英六楚商臣滅之伯益之後封秦呂不韋絕之豈皐陶作宮刑絕人之後伯益焚山澤殄天之物故耶

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勸恤也重

其黜逐也輕如有慶賞蔭子及甥有罪止殿寘鞭朴
駡辱不及焉此雖亜士得養士之力也

拘虛晤言

四明陳沂

刀劒凶器也而可以禦凶荊棘惡材也而可以防惡何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納叛以治叛豈非善駕馭者之術哉

木之生歲有其尺而高不踰數尋髮之生歲有其寸而長不滿倍尺分定故也故君子無過位之思焉

狐智不過善疑兎狡不過三窟故三十里之智以欺其生七十二塚以欺其死啖葛飲鴆莫非欺也百世

之下又將誰欺乎

火無踰光之燭鑑無過形之照器之所使也故君子盡人之能而已矣

陰結而陽不能入故風暴焉陰襲而陽不能出故雷迅焉陰陽和則風雨時陰陽乖則亢沴積故君子惡夫否有以哉

蔦以松栢而高蝨以驥尾而遠故進身於青冥之上垂名於百世之下非附有道者何以自致哉

巢危者早居穴處者濕垤物之靈也夫人闇吉凶昧

進退而不盡豈若是之異哉弗思耳矣

爵不賤其親富不遺其祀古者忽祿仕稱貨殖夫豈不欲哉惡不由夫道耳

軫非矩不載輪非規不行載象地也行象天也故知圓而動不滯義方而靜不隨

莫利於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於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也爲之者人也雖有良知良能尚忘學問之功哉

麋善角解而不仁於麟定蜩善蛻化而弗靈於龜息

故有天下者不貴於變也

鸞卵不毀而鳳凰集駿骨既貴而龍種至故盛世不弃標末之功明主不遺粢棁之材

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壑而雨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利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溢者惡足以言

大寒切膚而莫先於耳鼻大暑沾汗而莫甚於腋腕

盈外凌則多傷內附則多辱

瓜苦于蔕得之初也蔗甘于節得之久也初者性之眞久者養之充君子不損其眞不虧其充

世無兵革者不知其恩身無疾痛者不知其福故君子思不亂之治求無危之安

務輕鮮者則常視爲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有餘傳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哉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逝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

哉

衆烈之寒見于流火凝堅之水萌于始涸徵于色發于聲而未喻者可謂智乎

豐體者多痺修軀者易躓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君子懐自盈之憂恥過人之譽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故智者用是以爲術賢者達是以爲理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于上五岳奠於下五方以闡民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叙以五典

人之有形也外以五形内以五臟人之有耳也諧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宜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和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蕤之以五臭故人得其全而靈于萬物焉

日月以體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鳧鶩以趾方而行水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躓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引水以溉者不如雨露之滋煉火以炙者不如陽春之布蒸澤降而氣息陽升而氣和君子貴自然也

止沸以泉不若去薪止病以藥不若去慾薪不去則沸益甚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聖人亦曰無言老者曰無為聖人亦曰無為聖人之無言信于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之無為成于無為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成而無為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逆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於目者荒於色順於耳者淫於言順於口者腐其臟順於四肢者痺其體凶孰甚焉

涵穢不汚夫淵珠潢流不絜夫塗豕故緼袍不能掩西子之美鉛朱不能飾嫫母之惡君子所自處者可不慎其初哉

麝退香而致斃龜開靈而被刳故自見者不盡其術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忌成

寸錦之華不若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温故學耻一善之襲君子貴全體之用

芳鮮陳而必燕負穢臨而必吐盖美惡之理著而好惡之意真也

猩以醉而執猶羨夫醯鷄豨以寐而獲尚喚夫戢翼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孰嗟乎未覺

作之必介釋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儉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論而不正者謂之異端

至味不味而腴至色不色而明至音不音而和至臭不臭而馨至迹不迹而顯至思不思而神

繩之直也懸而後伸矢之直也疾而後至益緩則無可準之度徐則無可中之力故令謾則易玩法縱則難守

塚沉於河岸善崩也舟沉於陸河善塞也崩則有可防之漸塞則有不測之來君子審其勢妄其變而已矣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蹶猿以臂而不顛魚以鱗而不沉象以鼻而能飲蟹以螯而能食人全五性具百體弗靈于物也不亦艱哉
瓢一也顏樂水而搖之許惡風而棄之其所遇之不同亦若是爾

文昌旅語

海鹽王文祿

兩山徐子楩同秋間于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近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秉火入穹窿敞豁由達達明如重窐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有石膏流結爲柱爲人掌人[illegible]北上一竅由山頂出天光照云兩山子曰山阜厚也曷奇巧如斯謙謙仇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消去如癰腫既潰惟石窿然獨存仰崖胡子憲仲曰

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卑厚耳石膏鍾乳不猶骨髓乎

謙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若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灰砂滚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賛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威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

七忽化爲男此何與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爲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圻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圻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貴變化氣質

氣質變化甚難奇峰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隱怯者能恐躁斯直雅斯親虛斯誕察斯數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雞鳴偶記

晉江蘇濬

精神欲斂戒于太洩意味欲淡戒于太浮一洩則無餘味一濃則不復振矣故喜一事不若省一事喜一言不若省一言

天道忌太侈而人情爭有餘夫有餘者天之所損也故量腹而食可無酖毒矣容膝而居可無斧斤矣擇地而蹈可無招釁矣

無習難知之語無貴難能之行無創難繼之法無求

難得之物無示人以難近無責人以難堪

有歆艷心便有怨懟心有迫促心便有厭棄心無歆艷則無怨懟矣無迫促則無厭棄矣

風光月霽是吾心太虛真境鳥語花陰是吾心無盡生意

無事時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時卻放下此心坦坦然若無事

學者不可不擇友道誼相訊過失相規畏友也緩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遊戲徵逐昵友也

利則相擠患則相傾賊友也學主忠信友先直諒聖人之戒嚴哉

聖賢之言可以鏤于骨書于紳聖賢之行可以桀于神禱于識

讀書筆記

吳郡祝允明

歳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豸有時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蟲矣然蟲之人也進也人之蟲也

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詘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沉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紆摯然而歛以齊者必欲其令而不斷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為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雞司晨犬儆夜彼罔余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雞處無人之地犬遭簞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為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雞犬為何如

詐人信救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救亦何稱之足醜開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

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汚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人之言也其猶鍾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怪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即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焉是知果行不必爲會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非光見光光武臥不起及其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

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慈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

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丙讓矣
而讓非其所讓也

觀善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
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
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知險
況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

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辨於犬矣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真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乖異次焉者激厲閒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

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惕然敬慕而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

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
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汚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
其博而非空也歛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
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
其功能之效者不可哉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這惑有終身不解者子言四十不惑自量到此際

愛惡心庶幾氷解凍釋耳

汲古叢語

長水陸樹聲

嘉靖丙寅春余備員南雍甫至嬰疾屬假息餘陰稍親載籍有得輒劄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即言境之可循豈智綆之能測矧余淺昧率意攟求譬之蠡管億量高深竊與有一得云爾

天動爲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爲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

二生火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法所謂中圓之用而爲句展方之匝而爲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

分至啟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啓以其收藏謂之閉然則四立啓閉者陰陽闔闢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易之爲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故日中一畫爲奇月中二畫爲偶奇者爲陽陽上

乾偶者爲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風不離空故摇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因有以顯無氣虛而成水者則自無而生有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

離内陰陰主實故目覩色色有形者也坎内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也

虛器應聲實之則黯然矣虛室生白窒之則黝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機相乘者也故舉步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逐物則我隨境遷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我則境為我礙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墮肢體槁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息循卒鍊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爲之外者乎

凡物以適爲得以足爲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爲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招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衆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敘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即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于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胸中

乎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故均謂之逍遥山毫彭殤不同者質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爲

齊物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覩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已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能忘已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相忘者忘已之未盡也跡雖忘世而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已者也未能忘已而世

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邵平邪林宗不如申屠蟠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宙在吾度內故曰身在心中如水一漚身者心所現量之一物也

鷙欲啄則假縮鷹欲搏則弭所藏殺機也然縮與角者其廉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廉生威

蟻貫行而不失敘鵲能決起而不戀羣君子進則蟻

行退則鵲起進以禮禮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也非其有而取之與衆人而得之者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陽伸而出爲伸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雷火爲豐陰俛而入爲詘澤與水潰而下者也故澤水爲困豐亨困窮之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日中達於

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乾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位也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舜之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矣故側陋茹草若將終身而德未嘗儉於位也貴為天子若固有之而位未嘗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艮者止也曰時止止時行則行者時乎止而止止也時乎行而行亦止也止也者各止其所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當潛之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也亦有下位而當亢之有悔者何也六爻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用虛故爻者效也擬議以爲用者也變而通之其存乎人

四德具爲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貞成其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居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利者利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一以

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羣萬
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禮之日趨於僞也煩文繁節磬折以爲恭摯曲以爲
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而遺其中矜警之以機發木
偶體具而其中枵然無人理也故曰有無體之禮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
不足也晩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眞愚者哉然以
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劉伶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爲尚未忘于形骸也達者

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菩薩記既捨矣而尤諄諄焉戒人之取而去也豈真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爲冬冬者終也發生於陽而胎于子子者孳也生物之所始也故諧音於子而爲始

名以爲實之賓然有因名勝而損其實者故曰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用然有因多能而害其性者故曰能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以御情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入虛則盈者氣之充塞也火因質以用其光其光相續而其體不分者性之各足也故練氣者取義于河車而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病榻寤言

雲間陸樹聲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頃焉得寤蹶然起坐憑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

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縈望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爲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

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逆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遡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逆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為泰外坎內離之為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塡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

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内則苦其心以窮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再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

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夫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禀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蕙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其裘蜉蝣以旦暮為大年蠛蠓以鬼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緼凝結資血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壯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

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諸六爍爍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水膏既盡衰爐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縮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為酖毒衽席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音酒美色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

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豁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滿徑亡之尤物世知惡之爲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爲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

也向子乎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嬴塟

其言曰死者終身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則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

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合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恤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飄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寧死合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于坤而爲坎坎爲水坤之內一陽交于乾而爲離離爲火乾坤交而爲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木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

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爲水火既濟故
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事物而
物爲我轉造父學秦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
于養生也隳肢體黜聰明存其精于何思何慮若存
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
子者之習于技不若而得之神解則一見亦可謂技

而進于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皇甲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黄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黄言中庭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天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于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脩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省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醫曰

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于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遣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齊居三月內達于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九山陸樹聲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苴雜旨涉淆訛聊資臆說以備眊忘覩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

成形則曰流峙形匯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眞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眞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煆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眞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眞火

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塌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爲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爲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戶故曰卯爲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于而地氣上升

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恬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常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

心造眞不妄語

曠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指天地之氣絪緼蕩瀰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中半旦晝之牿亡

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

張則必翕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擾攘在靜地中畢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巳靡所不巳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

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眞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其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帋余曰此謂無可無

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亦誤罹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審矣而樓攻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捶粉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澁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衘裂近稍用縈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朴還其

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晩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强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勉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晩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徒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衒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

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脩然爲
馬無良御盜箸蹟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
穎命託以泰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泰無此官
前輩臨文寓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
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
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
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德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芒澁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其活眼者則自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僞爲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姸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産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産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

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焱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斑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掊土埋之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

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待人者直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畜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

淨心塵未盡蘊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動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

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眞昔人偶斷殺肴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眞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豚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

然過口蚤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討客謂此東坡

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

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

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

人

蔘虫之食苦也蛣蜣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

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

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巳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牐下會天氣作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月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瀹茗間金山僧飲食鼎澈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抵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予葢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沖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

化源

財　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貲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蹝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

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人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饕富貴縱嗜欲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貢亨偲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請金言別金曰君此

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大潔

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闑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蔡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碁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

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矜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覩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徃徃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伶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刖足暗投而按劒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致其終所及祗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
丐爲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
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
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誚
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
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
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顧當面

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巳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巳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巳者性分是也

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

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衆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非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箒柄迸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

二十箒柄法

昔人以理髮搔背刖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嚥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

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為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

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淺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冲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

前一切罪業沒開可假僧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而免于身後無以爲懲罪之用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

處泰隆敗而薄享以延續其餘可也昔自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鑪敗盜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求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慾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罌瓮盎各有分量非人

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於人事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撥背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

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

言正欲排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誘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醞成巳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

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捄何